

T 2512/2543.5

第三十八

39

凡六年有奇

起戊寅隋恭帝皇

泰元年八月唐高

祖武德元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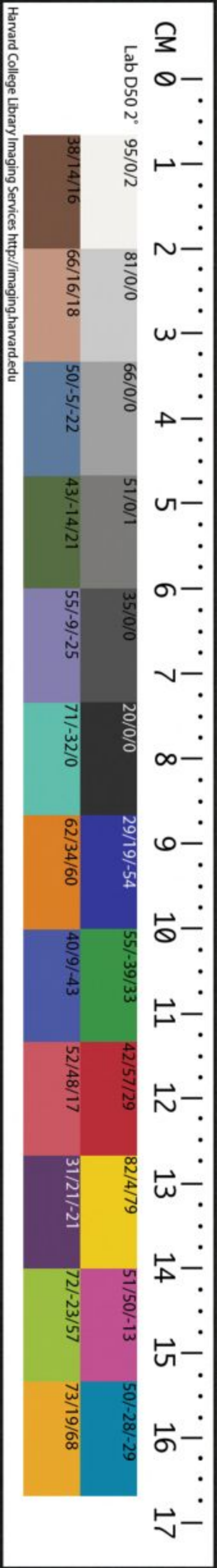
盡甲申唐高祖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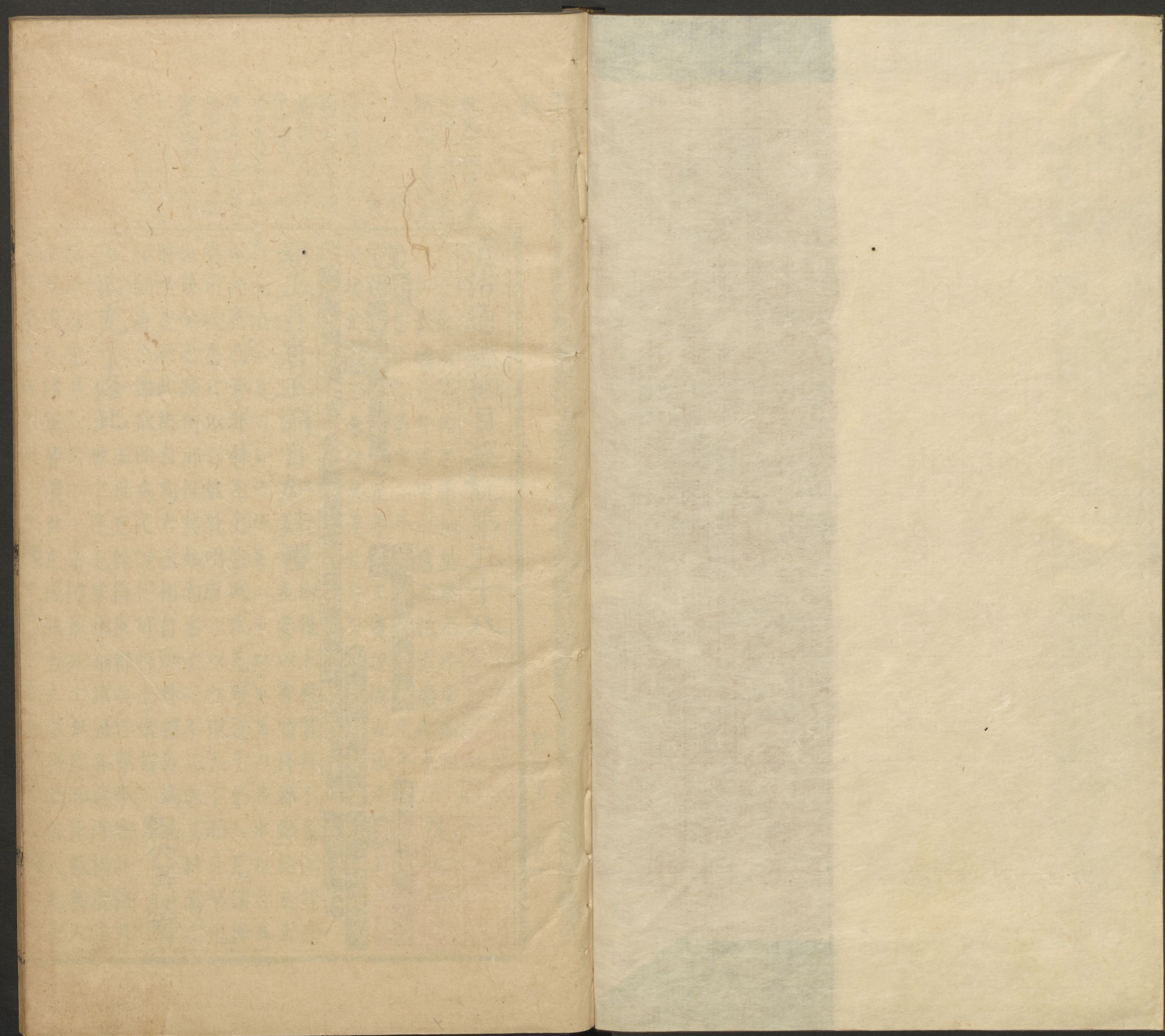
德七年

資治通鑑綱目

CHINESE- JAPANES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4





世史正綱書大業十四年五月以後隋主侗皇泰元年

考異按歲年例曰隋國之大者朱注國名盜號姓名年號小者朱注國名此年隋恭帝侗義寧恭帝侗二帝侗義寧恭帝侗二帝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及夏涼二國名總結是歲凡十二國皆當朱注刊本當白字前後放此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印

伊達印

起戊寅隋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盡甲申唐高祖武德七年

隋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七年

安樂元楚王朱榮昌達元夏王竇建德五年元

春正月唐王淵自加殊禮

自商洛(三省曰)商洛縣屬上洛郡取商山洛水以名縣也南盡巴蜀郡縣長吏盜賊氏羌爭遣子弟入見請降

有司復書日以百數發明唐公以兵取天下而亦襲近世篡奪之跡何耶惟其始焉名義之不正故其終焉之弊必至於此書自為大丞相自得也惜哉

王世充于洛北敗之遂屯鞏北命諸將各造浮橋度洛

橋成者先進前後不一密帥敢死士乘之溺死數萬人世充僅免諸軍皆潰世充復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屯舍

昂之五十三卷一

隋恭帝侗義寧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一

太原見秦
莊襄王二
年世史正綱
書隋人殺
楊廣于江
都立秦王
浩人衆辭
也三省曰儂
吳人率自
稱曰儂

戲音堪勝
也克也

唐高祖武德元年
嘉城三省曰嘉城在都城之北舍嘉倉城也密乘勝
進據金墉城擁兵三十萬陳於北邙南逼上春門越王
侗使段達韋津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反走密縱兵
乘之軍潰津死城中乏食於是偃師柏谷河陽河內皆
降於密寶建德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曰東都未平未
可議此書法書隋王世充何始夷隋於列國也自是隋
事皆書隋而李唐遣世子建成秦公世民救東都以齊
密輩皆稱國
公元吉為太原道行軍元帥○三月隋宇文化及弒其
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湯帝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卮不
離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
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唯恐不足集覽
汲汲不休息貌又勤急貌顏師古曰汲汲欲速之義如
井汲之為也禮記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樞要云日
光曰景日影曰晷左傳趙孟視蔭謂顧視日景也汲汲
顧景唯恐日景之云暮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
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滿沈醉又引鏡自照曰
好頭頸誰當斫之後驚問故帝笑曰貴賤更迭為
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門下錄

門下錄

事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
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之於是公卿皆阿意
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
夏帝禹立十年東巡狩至于會稽乃命治丹陽宮將徙
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即將司馬
德戡元禮直閣裴虔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
結約於廣坐明論叛計無復畏避宮人聞之言於帝帝
怒斬之自是無敢言者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
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徒
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
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因請以智及
兄許公化及為主化及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德戡
等乃悉召驍果諭以所為皆曰唯將軍命乃夜於東城
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聞外宣囂
問曰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相應帝望見火聞外
然明日未明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
孤盛與左右千餘人拒戰而死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
數百人叩閣請帝自出臨戰無應者軍士稍散先是帝
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至
是化及等結帝所信司宮魏氏陳濟曰司宮魏氏乃婦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二

味音簡

人也使矯詔聽給使出外德戡遂引兵自玄武門入帝
聞亂易服逃於西閣度通等入未巷問陛下安在守
人出指之校尉令孤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勒兵守
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既至德戡等
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度通逼帝出宮化及見之曰
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集覽亟趣也執帝手而扶出
故曰亟還猶言速放手也正誤謂急引還與下手弑之
也晉書周筵傳元帝遣筵殺周續筵叱郡傳教吳曾何
不與手曾以刀環築續殺之於是引帝還至寢殿度通
等露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
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
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
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
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
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
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側號慟
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欲遂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
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鵠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孤行達
縊殺之初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化及既弑帝欲
迎立之眾議不可乃殺之及齊王暕宗戚無少長皆死

皆死

前

良

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暕素失愛於帝
恒相猜忌帝聞亂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誅
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父子至
死不相明又殺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世基弟世南抱
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
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以兵守之令發詔
畫敕而巳以智及裴矩為僕射士及為內史初矩知將
有亂雖斷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為驍果娶婦故免於難
化及至又迎拜於馬首故化及亦以為僕射化及之入
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
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
食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為上洛令死
之至是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亦為化及所殺兄弟皆
死國難時人愧之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
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謚曰煬歷年圖曰文帝之於周室
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姦
臣矯命微幸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治隨才任官信
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於反掌使天下復
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韋靺鞨林邑高昌
女匡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
隋恭帝備義寧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三

不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侈極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蠭起。而猶巡遊不息。以樂滔憂。惡聞直言。喜自壅蔽。意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況隋無積善之基乎。右隋四帝合稱帝三十年。發明或問。武王數紂之罪。場皆有之。至於弑父殺兄。乃紂之所無者。後世以誅獨夫紂為言。至於場之死也。何為反書弑乎。曰。煬之罪惡。固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怒。至化及等輩。則無所負。故其責德戡之語。以謂我實負百姓。而於爾等榮祿皆極。何乃如是。此徒皆無以應。然則場固化及之君也。直書曰弑。所以正此曹之罪耳。向使是時起兵之眾。有能聲其大逆。推明寢殿之事。奉將天罰。執而數之。肆諸市朝。殘其身。豬其宮。以正殺無赦之罪。則廣必自伏其辜。而綱目亦必以獨夫之誅處之矣。惟夫舉天下無有能正之者。是以書法如此。不然。是時天下猶隋之天下。何以不書曰帝。而必書曰其君廣耶。變文起義。彼固化及之君也。嗚呼。綱目至是。亦有不得已之意焉。爾可勝歎哉。書法秦嘗夷於列國矣。趙高弑帝。則書帝。廣則曷為斥名。而書其君。廣弑逆。則賊也。與

則賊也與

則平

則

九錫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二世又異矣。弑逆之賊。而化及君之。君而弑之。書曰其君。以為化及之所君云耳。唐王淵自為

相國加九錫 隋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加九錫。王謂僚

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孤竊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

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其九錫殊

禮。皆歸之有司。范氏曰。唐高祖可謂不自欺矣。然以兵取而必曰受禪。是未免襲衰世之迹也。胡氏曰。天道誠

聖人亦誠人。非生知安行。必勉於思誠。思而不息。亦能學知而利行矣。湯武之德。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由

此其選也。故其於桀紂也。尚為君則臣之。天命殛之。則伐之。固不虛為臣之名。而實為伐之之事也。唐王惟

不正名。楊廣為弑父與君之賊。而舉師集覽。楊廣。煬帝也。謂唐王不正。以煬帝弑父弑君之罪為名。而與兵。乃集

將佐曰。劉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又稱臣突厥。謂曰。欲幸義兵迎主上。又詐為救書。發民為兵。擊高麗。

又世民以宮人私侍之事。劫其父。以此多端而卒師。致下文曰。節目繁多。詭正並用。是故節目繁多。詭正並用。

駁亦作駁。並音博。色不純。

戲去聲。於切。美也。

江都見秦

二世二年

廣陵

虎賁郎將

麥孟才折

衝郎將沈

光死節

吳興見漢

靈帝中平

四年烏程

長安見漢

高帝七年

彭城見秦

始皇二十

八年

東郡見秦

唐高祖武德元年
興王之術。駁而不懿也。夫殊禮固不可自加也。前日都督丞相唐王之命。果出恭帝邪。能言湯武之誠。而不悟

在已之過也。由宇文化及發江都。萬。據有六宮。自奉十餘

不學之過也。宇文化及發江都。萬。據有六宮。自奉十餘

場帝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守之。遣吏取其畫。如

百官不復朝參。下令欲還長安。奪人舟楫。以行。至顯福

宮。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光謀曰。吾儕受

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何面目視息世間哉。集覽。視息

瞻視。端息也。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

將軍也。乃與孟才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將以晨襲

化及。語洩。化及殺之。其隋吳興太守沈法興起兵。據江

麾下。皆鬪死。無一降者。宇文化及弒逆。舉兵討之。得精卒

表十餘郡。六萬。攻餘杭。毗陵。丹陽。皆下之。據十餘郡。夏

四月。唐世子建成等還長安。至東都。城中多欲為內應

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

遂不受。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

伏以待之。段達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

遂置新安。宜陽。二郡分兵守之。而還。宇文化及至彭

城。魏公密拒之。化及引兵入東郡。宇文化及至彭城。奪人

軍士。自負戈甲。道遠疲劇。軍士皆怨。司馬德戡謂趙行

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

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遂

與諸將謀殺化及。事泄。化及執德戡等。讓之。德戡曰。本

殺昏主。若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得

已也。化及殺之。并其黨十餘人。李密據鞏洛。以拒化及。

化及不得。西引兵入東。梁銑稱皇帝。蕭銑

至彭

東郡見秦

王政五年

八年

世史正綱

書蕭銑稱

梁帝于江

陵脩復園

廟脩復園

高帝十一年

胡三省注

隋開皇元

辛禪歲

辛禪歲

辛禪歲

辛禪歲

辛禪歲

辛禪歲

辛禪歲

辛禪歲

辛禪歲

辛禪歲

辛禪歲

辛禪歲

辛禪歲

辛禪歲

帝即位

世史正綱書

隋越王侗立

于東都

立也書即皇

帝位侗燭嫡

孫也燭弒而

後即位則書

稱皇帝何燭

弒父則賊也

其子孫豈得

與昭烈此哉

綱目立書

皇帝弒書

主列國之也

獨奴刀切

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為土德色尚黃大事記曰天下有難取者有易取者自

周衰天下分裂已六七百年正當欲合之時故先合于

秦秦不足受之而後合於唐故唐取之亦易若三國十

天下分裂又三四百年亦當欲合之時故先合于隋隋

國皆是以受之而後合於唐故唐取之難也漢高祖書

理也書法漢唐皆以兵取天下者討賊名也故綱目書

位此其書稱皇帝何唐之兵不禮書自為相

自為大丞相封唐王書自加殊禮書自為相

州以太守為刺史○隋越王侗稱皇帝

奉越王侗即位段達王世充為納言元文都為內史

令共掌朝政侗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遣使如唐時突厥疆盛東自契丹室韋(集覽)室韋契丹

共百七姓室或作夫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

弦百餘萬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

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唐定律令置學校命裴寂劉

長安多暴橫唐主優容之唐定律令置學校

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

生員(大事記)隋文帝既一天下而廢學校唐高祖草創

之初而令郡縣學置生員興亡之迹於此判矣發明秦

建學校

僕射見秦

始皇三十

四年見漢

靈帝光和

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皇帝祇見
漢後主建
興十五年

神州見晉
懷帝永嘉

五年明
感生明

堂見漢後
王建興十

五年南北
郊禘禮

考證立世子當
更世子皇太子當

去皇字○謹按凡
例曰立太子非正

統則不書因字特
書者去皇號是年

唐高祖武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六

待寂特厚者寂之為人宜於高祖而文靜之為人合於
太宗也夫高祖不取磊落奇士而眷眷於私暱狎比之
徒久而不忘故唐室初政無足唐立四親廟祖熙曰宣
觀者人主之職亦論相而止矣皇祖曰景皇帝廟號太
簡公皇會祖天賜曰懿王皇祖曰景皇帝廟號太祖
皇考曰元皇帝廟號世祖皇祖曰景皇帝廟號太祖
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廟號世祖皇祖曰景皇帝廟號太祖
生帝明堂以元帝配集覽昊天上帝周禮大宗伯以禮
祀祀昊天上帝鄭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
上帝樂以雲門鄭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
景皇帝王者必以其祖同祭於天尊之也唐立世子建
成爲皇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宗室封王者八人
必以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所系以止爭奪之患也行
之平世固爲常法若太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
位況長子不賢次子賢乎安得局於常法也秦王功德
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無一可稱但以年
長使居賢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禮讓胡
不虛其位以待天命之歸況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

汲於立

何汲

天下凡十二國唐
雖稱帝無統之時
也時書以備唐事
而已故當去皇號
後立太宗時已并
天下得正統故書
皇太子非抑此而
尊彼也

世史正綱書唐主
州廢隋主侑爲鄴
國公
書法侑自立爲皇
帝每事書唐而已
未嘗有帝也此則
曷爲以隋帝書罪
唐也不宜立而立
之既已立之而又

汲於立子也善乎寧王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
歸有功不易之論也發明觀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
秦王也使無秦王高祖且不得安其祿位保其身家況
有天下之大哉高祖有言今日破家滅軀亦由汝化家
爲國亦由汝是則唐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當有
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蓋召建成明諭以其基業所
由興之故非世民無以有今日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
有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之慚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
大義封之遐阻之地世民苦遜則質以至誠察其由衷
之言至再至三表裏面背始終無間然後定儲貳之位
必至於兩全而後已則父子之道得兄弟之好終君臣
之分定而國家安於磐石矣惜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
相殘爲古今秦主舉侵唐涇州○唐以永安王孝基爲陝
州總管府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唐廢隋帝侑爲鄴國公而
選用其宗室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
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集覽鄴東海之邑案杜預
注紀地也在齊國東平縣昔紀季以鄴入齊今鄴亭是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七

廢之斯唐罪矣故
雖夷隋列國而於
南特書帝焉所以
正罪唐也曷為各
侑別於侗也然則
書選用其宗室何
予存寧也自蕭道
成弒汝陰王滅其
族是後廢上之族
無得免者唐於楊
氏不惟不忍加害
又選用焉可謂厚
矣書廢隋帝侑罪
之也書選用其宗
室予之也故書而
以殊之唐事至是
始有可書者矣
直言受賞
書法書美從善也
高祖初政即有此
書

高祖知先
務

世史正綱
書李密降
隋主洞
蓋古盍切

早隸詳見
宋文帝元
嘉元年集
覽內僕隸
之屬
諸葛瞻忠
誠事見漢
後主炎興
元年
霍禹惡逆
事見漢宣

唐高祖武德元年
范氏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詩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文公集傳曰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公義也況宗族乎高祖始即位而錄隋子孫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發明書廢隋帝為國公則未免襲近世之跡書選用其宗室則大非近代之比矣唐以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享國久長年幾三百宜哉唐以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聞其過亡天下之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范氏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氣血周流無壅而後能存諫者使下情

使下情

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高祖鑒隋之所以亡首闢言路可謂知先務矣是以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唐竇威卒以竇抗將有所赴愬也唐室之興不亦宜乎唐竇威卒以竇抗

陳叔達為納言魏公密敗宇文文化及於黎陽奉表降隋

東都聞宇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集覽)蓋琮蓋姓也請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元文都盧楚以為然使琮齋敕書賜密化及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先據黎陽畏其軍鋒西保倉城化及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壁於清淇(三省曰清淇汲郡之衛縣古朝歌也隋開皇十六年分置清淇縣大業初廢入衛縣)李密蓋壁於故縣也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戰密與化及隔水而語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世受隋恩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為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化及默然良久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乃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擊敗之密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滅化及以贖罪隋主引見其使冊拜密太尉尚書令封魏公俟平化及入隋恭帝侑義寧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燕之石切
敗績見漢
二年發明

朝輔政。元文都等喜於和解。於上東門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為邪？」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七月，李密悉以精兵東擊化。化及食盡，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詣密請降。化及大懼，引餘眾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為，西還鞏洛。雷徐世勣以備之。蘇威在東都，亦詣密降。密虛心禮之。威初不言帝室艱難，惟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覩聖明。時人鄙之。發明世或謂密似項羽，先儒固已辨之矣。羽雖剽悍禍賊，然志在滅秦，無復回貳。密起兵不為不久，乃與東都迭為勝負。其非羽比甚明。且密前此移檄州郡，數場十罪，至是乃反欲降隋，何哉？綱目前書攻東都，此書上表降隋，密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墟，敗績。薛舉進逼高墟。高墟，地名，在今大西。時屬薛卒，與保定縣相去甚遠。保定縣乃燕南之地。時為竇建德所據。秦王深溝高壘，不與戰。會得瘡疾，委軍政於長史劉文靜，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破之。」文靜欲

諉女恚切
累也

文靜欲

曜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墟西南。恃眾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士卒死什五六。大將劉弘基等皆沒。世民引還長安，舉遂拔高墟。文靜等皆坐除名。書法戰而敗者，文靜也。書世民何已為元帥，而以疾自諉，喪師失地，罪誰執哉？直書世民與戰敗績，其示為人臣子之義著明矣。

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為僕射，魏公密如東都，不至而復。李密每戰勝，輒

人皆喜。世充獨曰：「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眾，文都懼，謀因世充朝伏甲誅之。段達以告世充，世充夜勒兵襲舍。嘉門三省曰：「合嘉門，蓋以通合嘉城，而名文都入奉隋主。御殿閉門拒守，世充攻太陽門，得入殺盧楚。隋主使人問世充稱兵何為，世充攻下馬謝曰：「元文都、盧楚橫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令人執送文都，隋主勸哭遣之。世充殺之，及其諸子。段達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謝曰：「文都等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被髮為誓，詞淚俱發。隋主以為誠，以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

李密開倉賑給

肩通作薛

頰音挺

秣馬見晉

孝武帝太

元十七年

尊食見漢

光武建武

五年見隋

文帝仁壽

四年

唐高祖武德元年

敗遂以其眾降唐

李密驕矜不恤士眾徐世勣嘗譏其

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羣盜來

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淘米洛水兩岸

十里粲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

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強負而至者以所天

在此故也而有司不吝胥越如此集覽胥越貨財粟米

者彼將日月樓遲薛越之中野言輕棄之也一旦米盡

民散孰與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木王世充請

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

當守金墉酈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坪山

以待之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眾而至洛下必

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

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

善既而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密又惑而從之仁基苦爭

不得魏徵亦言於長史鄭頰曰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

多死戰士心怠難以應敵且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茂不

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茂不

勝矣頰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

夜遣騎潛入北山伏於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

李密降

遲明

涇州見漢

帝玄更始

元年安定

唐將軍劉

感死節

之唐將軍劉感鎮涇州薛仁果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

朝夕秦王帥數十萬眾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果怒埋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十一

壽音孰 史言突厥 驕倨唐祖 欲以結其 心適以滋 其慢 三省注白 馬縣帶滑 州世史正 書隋宇文 化及弒其 稱許

考異邢上 扇封字 三省曰比於 寶融功亦不

細融以河西 歸漢光武李 密自謂過之 世史正綱 書朱粲建 號稱楚 鄧州見周 郝王三十 六年

三省註山 南在長安 南山之南

名故雖有致命效死之臣皆不得書今唐德方新是以 劉感首以死節特書于冊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孤逆 賊之黨一以垂世勸戒也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士皆所以垂世勸戒也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乎至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長安乃拜光祿卿賜 唐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安撫大 使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 鄧州

呂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破之言於元規曰粲 新敗危懼併力擊之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則 為患深矣元規不從既而粲收集餘眾兵復大振自稱 楚帝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 矣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 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發明 鄧州之敗馬元規與呂子臧俱死而不得俱 書者元規不從子臧之策以至於敗故也 隋以王

世充為太尉 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 問曰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 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 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唐以李襲譽為太府

少卿 隋末羣盜起冠軍司兵李襲譽說西京雷守陰世 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附屬籍 唐納言實

山南唐主克長安召為太府少卿附屬籍 唐納言實

世史正綱 號稱涼州 三省註折 定縣有折 墟故城為 薛仁果見 隋煬帝大 業十三年 取天見是 新敗月高 年七月績 墟敗績高 平薛仁果

抗罷十一月涼王軌稱帝唐秦王世民破秦兵

圍折墟秦主仁果出降薛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
舉而之死由是寢弱秦王世民至高墟仁果使宗羅喉將
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
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
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
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於淺水原
以誘之仁果驕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
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王陳於原南羅喉并兵擊之王幾
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
陳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實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
竹之勢不可失也三省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
後迎刃而解遂進圍之仁果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
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
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眾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
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
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破膽而用之未易
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果破膽而用之未易
為謀

此五所

二省口不 覺驚服此 豈獨相表 服之哉威 靈氣之威 以服之也

徐世勣降

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
弟及羅喉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閒賊畏威銜恩皆
願效死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引為文學唐主使李
密迎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唐主猶有傲色
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
何以定禍亂乎唐以姜暮為秦州刺史撫以恩信士民
之安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
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勸
世勣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眾
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
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
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既
而聞之歎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
使孝恪與世勣經營虎牢以東范氏曰古者天子建國
賜姓命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子孫各本於其祖不
可改也漢祖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子孫各本於其祖
以為法或加於盜賊夷虜遂以逆族無稽甚矣而唐世
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天親不可
以人為之而強欲同之豈理也哉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十三

李密反

世史正綱 書竇建德 稱夏王

先王之制不可唐斬薛仁果於市秦王世民還至長安
 為後世法也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
 享勞將士謂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仁
 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仁
 果君臣豈可不為鑑也發明光武待劉盆子以盜賊竊
 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得而殺之也薛仁果以盜賊竊
 據土宇罪固當誅然上書仁果出降下書斬仁果於市
 則唐人未免為殺降而仁果之罪否則有所未暇問也
 書法降書斬甚之唐遣李密收撫山東
 也於市又甚焉李密遇大朝會
 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乃言於
 唐主曰臣蒙榮寵會無報效山東之眾皆臣故時麾下
 請往收之憑藉國威取世充如拾芥耳三省曰地芥謂
 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俯而拾之言易必得也羣臣皆以
 密狡猾好反不可遣唐主不聽密請賈閏甫偕行唐主
 許之引升御榻飲勞甚厚集覽飲以酒而慰勞之又
 王伯當為夏王建德取深冀易定等州有大鳥五
 副而遣之羣鳥數萬從之又有得玄圭以獻者建德羣臣曰此天
 所以錫大禹也乃改國號夏改元五鳳初王須拔掠幽

溥音呼

河東武建武 尤武建武 八年武建武 世史正綱 昔河東人 以城降唐 隋守將堯 君素死之

書法隋守將何見

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眾據深澤三省曰深
 澤縣名屬博陵郡劉昫曰治溥注河北宋白曰以界內
 水澤深廣名縣掠冀定眾至十萬建德襲擊斬之并其
 眾易定亦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攻拔之建德見稜
 曰忠臣也以為內史令書法前書長樂王建德此書夏
 王何隋立之也於是建德於世充結好奉表於隋隋以
 為夏王然則曷為不書隋立不以臣
 隋累建德也綱目於建德多予辭唐以秦王世民為
 陝東大行臺蒲州及河北兵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三省曰
 義寧元年九月屈突通留堯君素守河東呂紹宗攻之
 不克以常義節代之又不克武德元年九月以獨孤懷
 恩代之仍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
 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謂之曰隋室
 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未嘗不歔歔
 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
 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
 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
 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

隋恭帝 義寧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十四

君素終身隋臣也前書堯君素不下此書隋河東守將而君素之志節著矣然則何為不書死之廣為弒逆其臣雖守節如君素不得以死節書所以深惡廣也殺君素者君素之左右耳書唐殺之所以微著君素之節也是故其見殺也書隋其贈官也書隋唐貞觀十三年

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十四
守懷恩引兵圍之發明堯君素之死書河東守將則見其不失官守書隋則見其不失臣節書唐殺則見唐人非理強殺之是皆爭之之意也然既予之而又不得為死節何哉場負天下之誅以至累及臣子是以書法如此不然將書曰唐攻河東唐以羅藝為幽州總管擊夏隋守將堯君素死之矣
唐以羅藝為幽州總管擊夏招之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與漁陽上谷諸郡皆奉表降唐唐以為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均亦皆授以官爵實建德帥眾十萬寇幽州藝將逆戰萬均曰彼眾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阻水為陳彼必渡水擊我萬均請以百騎伏於城旁俟其半渡而擊之幾不勝矣藝從之大破建德相拒百餘日建德引還藝司馬溫彥博贊其歸唐之計唐徵為中書侍郎與兄黃門侍郎大雅對居近密時人榮之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唐主曰珠無所用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密之出關竟還之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也長史張

世史正綱
唐李密叛之

熊州見周
安王十一
年宜陽

長史張

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馮智舒曰桃林縣本秦函谷關地漢置弘農縣魏晉因之隋開皇中析置桃林縣屬陝州唐天寶初得符寶於古函谷關因改曰靈寶縣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河南府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曰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雖破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為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吾何以堪之三省曰言不密怒曰韓彭割地而王使與周勃灌嬰同列閏甫曰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兵委公者大福不再願熟思之密大怒揮刃欲擊之閏甫奔熊州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眾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伊州襄城郡東魏置北荊州後周改曰和州開皇初改曰伊州大業初改曰汝州尋改為郡杜佑曰伊州今陸渾縣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聞之帥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眾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

隋恭帝侑義寧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十五

說音悅

兵不畱行
見晉孝武
帝太元元
年

唐高祖武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十六

悅之。而實無恩施。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步兵總管劉孝元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為兒女之態。以說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畱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今其兵近在西安。若遣間使召之。吾曹為內應。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唐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走之。書法薛舉稱帝。則以秦主舉書化及。亦稱許帝。然則不書討書擊何。唐有淮安楊士林擊破朱粲。唐以謙也。惟實建德得書。唐有淮安楊士林擊破朱粲。唐以為顯州行臺。朱粲有眾二十萬。剽掠漢淮閒。每破州縣。士卒烹婦人嬰兒。取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餒。初以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愨。楚為賓客。其後闔家皆為所取。又稅諸城堡細弱。以供軍食。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諸州皆應之。粲大敗。奔菊潭。集覽菊潭。南陽有酈縣。今屬鄧州。荆州記。菊水出穰縣南。芳菊被崖。水極甘香。谷中人飲此水。香

租庸調法

吐谷渾見
晉元帝建
武元年

蕭詧事見
梁孝元帝
承聖三年

梁著

多壽士林帥漢東四郡請降。唐以為顯州道行臺。三省曰。顯州。後魏置東荆州於北陽。後改淮州。隋文帝改顯州。取界內顯。二月唐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望岡為名。租庸調。王崇曰。有田唐置宗師。居官者。在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唐置宗師。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唐使吐谷渾伐涼。冊使至涼州。集覽冊使。冊。王言也。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納妃嬪。臨軒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之。使。謂將命者。李軌欲去帝號。受唐官爵。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詧事。魏故事。軌從之。遣其左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唐主怒。始議討之。初。隋煬帝征吐谷渾。可汗伏允奔党項。場帝立其質子順為主。不果入。會中國喪亂。伏允還收其故地。唐主即位。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唐主遣之。為書寇恒也。據盧芳。梁師都。此吐谷渾也。其書伐何罪涼。隋恭帝侑義寧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十七

聊城見秦
孝文王元

妹詳見書
酒誥命于
妹邦為桀
視紂為桀
詳見書秦
誓罪浮于

漢祖為義
帝之節事
見西楚二
年義帝發
喪

唐高祖武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十七

也涼嘗受唐爵矣。既而自稱梁帝。唐之伐朱粲降唐以
之為有名矣。故雖以吐谷渾兵得稱伐。朱粲降唐以
為楚王。夏王建德破宇文文化及於聊城。誅之。宇文文化

曲諸賊帥共守聊城。實建德謂其下曰。隋為吾君。吾為
隋民。化及弒逆。不可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時唐淮安王
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建德軍且至。神
通引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謁蕭
后。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執智及與其黨。集
隋官而斬之。建德每克城。得資財。悉以分將士。常食蔬
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婢妾纔十許人。得隋宮人千
數。即時散遣。以裴矩為左僕射。自餘隨才受職。欲詣關
中。及東都者。聽之。又與王世充結好。奉表於隋。隋封建
德為夏王。裴矩為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胡氏曰。商
紂既亡。子孫皆臣服于周。惟妹土頑民。集覽。妹土。明大
命于妹邦。注。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馬氏曰。妹邦。
即收養之地。蔡氏曰。即詩所謂妹之鄉矣。乃有哀號呼
天。欲紀其緒。未聞殷之賢臣為紂斬衰擗踊。敬事妣已
者。也。隋煬之罪。視紂為浮。視比也。紂。商王受也。浮。過也。
惟受罪浮于桀。實建德於是焉。數字文化及以世受國

受國

恩不能匡諫。親行弒逆。輒自稱尊。討而殺之。可也。而為
昏煬發哀。拜謁蕭后。則施之不當。何足以感動人心。其
與漢祖為義帝之節。異矣。書法。書誅何。弒君賊也。不誅
則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矣。綱目於隋末諸國。唯夏多
予辭。蓋建德之舉。常近正。故書稱長樂王不書。自據他
國。皆有書。自稱某王。為夏王。不書。隋以破化及。則書誅
據。淮安書擊。雖以唐攻之。止。唐以宇文文化及為上儀同
書擊。據唐於秦涼。鄭梁書伐。

封德彝為內史侍郎。初。唐主與宇文文化及善。化及既死。
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唐主悅。拜內史舍人。俄
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干唐主。唐主悅。拜內史舍人。俄
遷侍郎。范氏曰。甚矣。侯人之難遠也。自古君子易疎。小
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然。於自售。而
咸於不見。知其進也。禍亂之臣。於與國無怨惡也。而不
至禍敗者也。胡氏曰。禍亂之臣。於與國無怨惡也。而不
可。不戮者。天下之惡一也。既以謝塗炭之人。又以訓詁
之臣。子也。德彝不誅。反寵秩之。唐之官賞。為不足貴矣。
明。士及。德彝之擢。書之初。無貶詞。然此事而觀。德彝在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十八

媼音襖

并州見秦
莊襄王二

涼州見漢
成帝未始
二年見漢
蔥嶺見漢
武帝元鼎
一年見秦
東海見秦
二世二年
北海見漢
桓帝永康
元年青州
東平見漢
明帝永平
五年詳見
須昌詳見
宋文帝元
嘉七年

唐高祖武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十八

隋以諂巧得為內史。而化及弒逆。在士及為逆黨。則失人之為。小人無疑矣。綱目據事直書。而唐主用人之失。固在弒逆之中。宜乎先儒之交貶也。書法化及弒逆。綱目據事直書。而唐主用人之失。化及弒逆。士及德彝其黨也。夏誅之。唐爵之。綱目據事直書。而唐主用人之失。並書于策。隋王世充侵唐穀州。王世充以秦叔寶程知。得失見矣。隋王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多妄。二人疾世充。乃老巫媼耳。豈撥亂之主乎。至是世充與唐。語。好咒誓。乃老巫媼耳。豈撥亂之主乎。至是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三省曰。九曲。洛水自宜陽而東。逕九曲南。其地十里。有坂九曲。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西征。升于九。阿。此是也。洛水又東。與豪水會。豪水出新安縣密山南。流。歷九曲東。而南流。入于洛。舊志熊州壽安縣。義寧元。年。移治九曲。城叔寶知節。以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効。公猜忌信讒。非僕託。身之所請。從此辭。遂降于唐。秦王世民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為總管。知節為統軍。既而將軍李君羨。田畱安。亦降于唐。世民置君羨左右。以畱安為統軍。世充攻獲。嘉獲。嘉。漢縣名。武帝巡幸至此。聞破南越。獲呂嘉。因以。名。縣。隋屬河內郡。唐陟州刺史。李育德。與弟三人皆戰死。唐并州總管齊王元吉免。

元吉免

尋復本任

殿內監寶誕。右衛將軍宇文歆。助齊王元吉。守晉陽。元吉性驕侈。好田獵。載罔罟三十餘。車。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嘗與誕獵。蹂踐。人。木稼。縱左右掠奪民物。當衢射人。觀其避箭。歆乃表。言其狀。元吉坐免官。為元吉失守。唐以楊恭仁為涼州。張本尋。諷父老畱已。詔復從之。

總管

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偽。民突厥始畢可汗死。夷悅服。自蔥嶺以東。並入朝貢。

弟處羅可汗立

隋東海北海東平須昌淮南諸郡皆。弟處羅可汗立。隋東海北海東平須昌淮南諸郡皆。

降于唐。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集覽。元盧。

元文都。盧楚。去年被殺。慮人情未附。猶媚事隋主。既而漸驕橫。嘗賜食宮中。還家大吐。疑為遇毒。自是不復。朝謁。其侵穀州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而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隋恭帝侗皇泰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十九。

三省曰昔
歲長星出
隋志大業
十三年六
月有星孛
于太微五
帝座色黃
亦長三四
尺許與漢
文帝八年
不同

書法祭受
唐爵矣殺
唐使不書
叛也據李
密何開道
既降書叛
罪使者也
故止書奔
世史正綱
書王世充
篡位稱鄭
廢隋主侗
為潞國公
尋弒之
束脩見論
語述而篇

唐高祖武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十九

角亢。亢鄭之分野。三省曰。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京房。譙周。張衡。並云。角亢氏。鄭兗州。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胄亦曰。外兵曹。隋官無之。世充取魏晉以來官制而置之耳。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若能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及議受九錫。胄復固諫。世充怒。自為鄭州長史。乃使段達等言於隋主。隋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達曰。太尉欲之。隋主熟視曰。任公任從。公之意。達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世充奉表三讓。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唐以鄭善果。為內史侍郎。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為民部。破。王琮。獲之。責之曰。公名臣之家。三省曰。鄭善果。父誠。討尉遲迥。以力戰死。由是為隋名臣家。隋室大臣。奈何為弒君之賊。効命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奔長安。唐主優禮之。書法前書士及德彝。繼書元吉。善果。賞刑若

刑若

此。唐之治體。所以夏四月。定楊可汗。武周擊唐并州。取

不得為純粹也。榆次。劉武周引突厥寇并州。兵鋒甚盛。齊王元吉遣將

則俱沒。達忿恨。引楚王朱粲殺唐使者。奔東都。唐散騎常侍

武周襲榆次。陷之。勞朱粲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

人。正如糟彘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為一頭奴耳。復得

噉人乎。粲烹食之。遂鄭王世充稱帝。節等造禪代儀

屠菊潭。奔王世充。遣段達等入奏。隋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

陛下遵唐虞之迹。隋主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

祚未亡。此言不應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

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世充乃稱隋

主命。禪位於鄭。幽隋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救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二十

鄭國名見
陳宣帝太
建十一年
鄭音云
伊州見漢
明帝末伊
十五年平
河西見漢
武帝元狩
二年

唐高祖武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二十

復。百司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綱。樞要也。凡持衣必執領。與要。故無所操持者。以無領要為喻。計云爾。即可計度。只夏王建德立楊

政道為鄭公。建德聞王世充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

鄭公。然猶倚突厥。以壯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定楊可

迎蕭后。建德遣之。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公主。定楊可

汗武周圍唐并州。齊王元吉拒却之。○鄭主世充取唐

伊州。總管張善相死之。○唐遣安興貴襲執涼主軌以

歸殺之。河西平。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

與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脩仁為

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軌聽臣固善。若其不

聽。圖之易矣。唐主乃遣之。興貴至。乘間說軌曰。涼地不

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勝

攻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若往歸之。則實融之功。復見

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若我何。汝自唐來。為

唐游說耳。興貴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敗。嬰

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

族。城中人爭出。軌計窮。興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

在長安。舞蹈稱慶。唐主曰。汝為人使臣。聞國亡而不感

既。不忠於李軌。其肯為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

伏誅。以興貴脩仁為左右武侯。大將軍。書法書遣襲何

譏也。王者之五月。鄭主世充弒隋主侗。世充以尚書裴

金剛擊唐并州。唐以裴寂為總管拒之。

初。易州賊宋金剛有眾萬餘。三

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

六月。定楊將宋

早除之。世充遣人酖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

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

省曰。易州。上谷郡。宋白曰。易州。六國時燕地。秦并天下。是為上谷郡。漢置涿郡。今州即涿郡。故安縣地。圖經云。隋初。自今遂城縣。所理英雄城。移南營州。居燕之候臺。仍改名易州。取州南易水為名。為實建德所敗。西奔劉

介州見周
威烈王二
十三年西
河

兗州見漢
明帝永平
十八年

唐高祖武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卅一

武周武周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金剛說武周
 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武周從之。使將兵寇并州。武周
 進陷介州。唐主以爲憂。裴秋七月。唐置十二軍。置十二
 寂請自行。聽以便宜從事。秋七月。唐置十二軍。置十二
 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爲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
 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集覽置十二軍。初析關
 中爲十二道。後又更置爲十二軍。萬年道爲參旗軍。長
 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元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
 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
 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西麟道爲苑遊軍。涇
 州道爲天紀軍。宜唐以徐圓朗爲兗州總管。海岱賊帥
 數州降唐。唐鄭將羅士信降唐。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
 以爲總管。鄭厚禮之。與同寢食。既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上。鄭人
 信。士信恥之。故降唐。唐以爲陝州道行軍總管。鄭人
 侵唐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西突厥高昌遣使入貢
 于唐。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
 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

孫也

辰

鄯音兮
 鄯縣名見
 上皇泰元
 年異提要
 老作卒按
 薨例失尊
 凡例注周
 曰卒注周
 類漢獻之
 要當從提
 考證謹按
 凡例曰失
 尊曰卒注
 云如周類
 漢獻之類
 隋恭爲鄯
 公則亦書
 矣之類矣
 故亦當書
 卒

既立。拓地東至金山。三省曰金山。按開元中。以西州爲
 金山都督府。又突厥之先與於金山。在高昌西北。則知
 是山近高昌。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庭於龜茲。北
 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集覽突厥大臣曰葉
 護。統。其名也。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
 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三省曰石國。康居
 枝庶之分土者也。治柘折城。漢時大宛北鄙也。西域諸
 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吐屯。突厥大臣之官。稱
 督其征賦。至八月。唐鄯公薨。曹丕司馬炎之所不忍爲
 也。而謂高祖爲之乎。殆習見陳隋近事。而効之爾。舊史
 隱而不書。豈爲賢者諱耶。書法書薨何。廢帝也。自晉書
 陳畱王曹奐卒。是後代興之際。廢主皆弑。無有以卒書
 者。於是復見。若唐者可謂近厚矣。其末世也。宜哉。綱目
 前書選用其宗室。此書唐鄯公薨。皆予之也。終綱目自
 分王外。書薨十四。詳晉武帝太安元年。而廢帝書卒者
 二。晉海西公夏王建德取唐邢滄洛相州。萬建德將兵十餘
 公。唐鄯公夏王建德取唐邢滄洛相州。萬建德將兵十餘
 相。淮安王神通不能。梁王師都以突厥寇延州。唐總管
 拒。就李世勣於黎陽。梁王師都以突厥寇延州。唐總管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卅二

段德操擊破之

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三省

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遣副總管段德操將兵擊之。戰方酣。德操以輕騎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北二

唐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

先是唐主遣開府李靖詣夔

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阻銑

兵。又不得進。唐主怒其遲。雷陰救許

唐殺其民部尚書

劉文靜。意甚不平。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

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遣寂問狀。

文靜曰。建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

為僕射。據甲第。三省曰。甲於諸第也。臣官賞不異。眾人

東西征討。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觖望之心。唐

主曰。觀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

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

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觖望。則有之。非敢謀反。

寂曰。文靜朴略過人。性復麤險。天下未定。雷之必貽後

低回見隋
文帝開皇

批選列切

貽後

患唐主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殺文靜。籍沒其家。

胡氏曰。文靜首唱大謀。賞不酬。勲又讒。死而太宗不

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也。文靜晉陽引寂。見世

民之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也。文靜歸心高祖。寂則高祖

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也。文靜歸心高祖。寂則高祖

當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數。批逆鱗。集覽。史記。荆軻傳。批

其逆鱗。索隱曰。批。觸擊也。司馬彪曰。批。反擊也。又韓非

傳曰。龍之為蟲。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

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之。

則幾矣。使勲舊冤死。其責大矣。為文靜者。功名已著。退

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芥蒂自取。積毒其材。智雖高。而

識量淺矣。發明唐自開國以來。政事施設。見于綱目之

所書者。始亦頗有可觀。如定律令。置學校。選用隋氏宗

室。旌擢孫伏伽。李素立之類。皆足以興起人心。無媿於

興王之業。然而大臣。今又殺其建義之士。於是真樂工於朝

列。擢亡國之佞臣。今又殺其建義之士。於是真樂工於朝

良。由唐祖非有聖哲之姿。特以天命在唐。又有太宗以

為之子。故能芟刈羣雄。削平四海耳。不然。未見其可也。

文靜之死。秦王為之固請。所言非不明。猶不能免。沈

然。則唐主之濫殺為可知矣。是以書法如此。惜哉。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并二。

毗陵見漢
成帝來始
元年延陵
世史正綱
善李于通
都號於江
通入江都

介休見周
威烈王二
十三年西
河州詳見
宋文帝元
嘉二十三
年東雍州
龍門見周
安王十五
年伊闕

書法字文
泰收柔然
付突厥使
者網目書
突厥取而
殺之此亦
北突厥使
者殺之也
書唐殺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川三

法興稱梁王於毗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都毗陵性殘忍專尚威刑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
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子通攻
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杜伏威降唐唐以為和州總管
通入江都即帝位國號吳

○唐裴寂軍潰定楊可汗武周取并州齊王元吉奔長

安裴寂至介休金剛擊之寂軍潰自晉州以北城鎮俱
沒寂上表謝罪唐主慰諭之復使鎮撫河東三省曰
劉文靜淺水原之敗敗落不偶以至於誅裴寂度索原

周進逼并州元吉給其參佐夜携妻妾奔還長安唐主
怒謂李綱曰元吉未習時事故遣實誕宇文歆輔之晉
陽彊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歆首畫

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誕曾無規諫又掩覆
之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

也豈可殺哉唐主悅引綱升御坐曰我得公遂無濫刑
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武周據太

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按之進逼絳州陷龍門發明書裴

書裴

寂軍潰而不聞抵裴寂債軍之罪書武周取并州元吉
奔長安而不聞正元吉失守之誅蓋裴寂高祖之所昵

而元吉則其鍾愛者也政刑唐殺西突厥曷娑那
若此何以為開基之主乎唐主不許羣臣皆曰保一人
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唐主窮歸我殺之不義久之

而失一國後必為患秦王曰人窮歸我殺之不義久之
引曷娑那入內殿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殺之

而聽命夷狄故特書歸于楚若京師楚然者所以深罪
晉之不競也西魏時宇文泰收柔然付突厥使者網目

特書柔然可汗奔魏突厥取而殺之亦以著宇文氏之
罪而深惡之也曷娑那在長安前已書唐封之為歸義

王其名甚正今唐主乃縱突厥殺之不義甚矣且夫羣
臣之言者利也秦王之言者義也捨義就利何以為國

網目特以唐殺書之蓋惡中國之聽命夷狄故特筆諱
之若中國自殺然者既以歸罪於唐又見尊中國之

然乎曰拓跋宇文皆夷狄耳固非有唐之比書取而殺
之則明其不能立國受制突厥之罪而已一輕一重之

間而義利之分夷夏之辨昭然在目夫豈薄於魏而厚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何罪唐也
西魏受制
突厥書曰
突厥取而
殺之譏不
立耳唐方
盛時非西
魏比而縱
使殺之然
則非突厥
殺之唐殺
李綱孫伏
伽直忠

趙州月漢
景帝三年
趙國

唐高祖武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
於唐

漸昵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
骸骨唐主罵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乃恥為朕尚書邪
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
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
乎天臺謂尚書省東朝謂東宮唐主曰知公直士勉
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
酒無節及信讒隱疎骨肉太子嘗考第羣臣以綱及
乃解尚書仍為少保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
為第一謂裴寂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
每虛心求諫唯網盡忠款伏伽誠直餘人皆踵弊風
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
夏王建德取唐
趙州建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昂慰撫使張道源以其
不堅守不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曰人臣各為其
德怒不解敬曰大王使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才至

興即

上至

集覽滄州本
絳州翼城縣
唐武德元年
置滄州二年
改昆薄州四
年州廢屬絳
州滄古外切
黎陽見漢
成帝綏和
二年
衛州見秦
王政六年
朝歌
滑州見晉
孝武帝太
元九年滑
臺
齊州見漢
景帝三年
濟南
偵通作道

興即降大王以為何冬唐賜羅藝姓李氏藝破夏兵於
如哉建德乃悟釋之

衡水馮智舒曰衡水縣名本漢信都國桃縣地隋分信
信都郡唐武邑下博三縣地置衡水縣屬冀州大業初屬

深州本朝因之改屬冀州元割屬定楊將宋金剛取滄

州唐遣秦王世民擊之裴寂恒怯無將略唯趣民入堡

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悉起為盜寂討之為所敗詔永
安王孝基等討之時王行本據蒲坂猶未下亦與武周

相應關中震駭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
以東謹守關西而已

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
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

珍武周克復汾晉唐主於是發夏王建德克唐黎陽虜
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淮安王神通李世勣降遂定衛滑齊兗等州
黎陽三十里自將千騎前行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偵之
集覽偵規也關伺也博雅曰偵問也與建德遇擊之建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沛見周顯
王二梁九
年大梁漢
光武建武
二年譙武

澶市然切

澶澗見春

秋左傳魯

襄公二十

汀音孟

宜陽見周
安王十一

唐高祖武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卅五

德敗走其大軍救之。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
淮安王神通。及世勣。父蓋。魏徵等。父蓋。世勣之父。各蓋
世勣。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建德使守黎陽。而
以其父為質。以魏徵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反
軌。携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立命。斬。奴。反
軌。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
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建德曰。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
德還。洛州。築宮。徙都之。鄭主世充。徇地。至滑臺。唐沛毫

州降之。唐以夏侯端為秘書監。初。唐主遣大理卿郎
監夏侯端。安撫淮左。端至黎陽。李世勣發兵送之。自澶

淵。濟河。集覽。左傳。盟于澶淵。杜預曰。澶淵在頓丘縣南。
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五代周至宋。皆名澶州。取

古澶淵為名也。今大名府開州是也。州在府南百六十
里。傳檄州縣。東至於海。南至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

降。行至譙州。會沛毫。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眾
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去也。端謂曰。卿等

鄉里。皆已從賊。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眾皆曰。公於
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入

也。寧肯害公。以求利乎。乃復同進。潛行五日。餒死。及遇

賊奔

及遇

賊奔潰。唯存五十二人。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

刺史李公逸。為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

端。解衣遺之。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

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

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冒

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水。為虎狼所

食。又喪其半。端詣闕。見唐主。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

唐主復以為祕書監。楚之至山東。亦為寶建德所獲。楚

之不。屈。竟得還。三省曰。郎楚之。與夏侯端同時出使。史

言唐之興也。使於四方者。皆能不辱。君命。王世充攻雍

丘。李公逸遣使求救。唐主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畱
其屬李善行。守雍。立身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為世充所
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十一
月下。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屯柏壁。秦王世民引兵自龍

舒曰。柏壁。城名。在平陽府絳州西南二十里。後魏東雍
州。正平郡治此。後周改絳州。移於稷山縣之玉壁。城與
金剛相持。民聞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
其糧。軍食以充。三省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已信之。

隋恭帝侖皇泰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卅六

掠與略同

抄掠見春
襄公二十

汾見周威
烈王二十

帝末嘉二
年蒲子

唐高祖武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廿六

足食足兵。當知所先後矣。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閒抄掠。集覽抄掠並略取也。左傳樂盈出奔。過於周。西鄙。抄掠之。注。奪也。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未安王。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求救於金剛。金剛遣其將。苑。晉有尋會。集覽夏縣屬解州。在平陽路。括地志云。解州安邑。故城是虜。孝基等敬德等將還。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美良川在蔚州廣靈縣南。屬上都。項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閒道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眾。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夏人克鄭新鄉。虜其將劉黑闥。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曰。吾新事實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虜其將劉黑闥。實建德由是親之。黑闥漳南人。少驍勇。三省曰。具州漳南縣。漢東陽縣地。後魏省東陽縣。隋開

隋開

皇六年。分棗強。清平。二縣地。復置東陽縣。於東陽古城。十八年。改為漳南。宋白曰。取地居漳水之南。為名與建德善。後事王世充。常竊笑其所為。世充使守新鄉。志

高祖神堯皇帝武
德三年。世史正綱
曰。綱目武德七年。始
以大統予唐。此大書
於三年何。夫隋既亡。
則大統在唐矣。彼實
建德之徒。乃群盜耳。
人心所歸。是之謂王。
當時天下人心歸唐。
父矣。群盜固非其倫。
況其未久。又皆敗亡
也哉。

庚辰

蒲阪見周
顯王四十
一年

唐高祖武德三年。是歲并。夏。定。楊。梁。法。興。師。都。

春正月。唐克蒲阪。隋守將王行本降。乃出降。斬之。李

世勣復歸于唐。李得世勣謀。俟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不

唐高祖武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廿七

中潭見陳
宣帝太建
七年

長子見周
威烈王二
十三年

壺關見漢
武帝征和
二年

詭胡口切見止聲
又胡茂許候二切
見去聲亡節也無
志分也恥也
書法始正官名而
百僚之長首用若
人唐之官不足貴
矣綱目比而書之
深譏之也

免劉武周

呂州見隋
煬帝大業
十三年霍

三省曰雀
鼠谷在永
安介休二
縣間

至曹旦在河南多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世勳以謀
告中潭賊帥李商胡之母霍氏霍氏亦善騎射號霍總
管令商胡召旦偏裨飲皆殺之乃遣人告世勳世勳欲
襲其營聞已有備遂與郭孝恪帥數十騎奔唐建德群
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勳唐臣為我所虜不
忘本朝乃忠臣其父何罪遂赦之旦取濟州定楊取唐
長子壺關○唐工部尚書**孤懷恩**謀反伏誅
蒲阪久不下唐主數謂讓之懷恩由是怨望唐主嘗戲
謂之曰姑之子皆已為天子三省曰謂隋煬帝及上也
次應至舅之子乎懷恩亦頗以此自負時扼腕曰我家
豈女獨貴乎周明帝后隋文帝后及上母皆獨孤氏遂
與麾下元君寶謀反會懷恩君寶與唐儉劉世讓皆沒
於尉遲敬德君寶謂儉曰獨孤尚書近謀大事若能早
決豈有此辱哉又美良川之戰懷恩逃歸唐主復使攻
蒲阪儉恐懷恩反遂成其謀說敬德使劉世讓還與唐連
和遂以懷恩反狀聞時王行本已降懷恩入據其城唐
主欲幸懷恩營已登舟矣世讓適至唐主大驚曰吾得
免豈非天也乃使召懷恩懷恩
未知事露輕舟來至遂誅之
突厥立楊政道為隋王

隋王



居定

居定襄三省曰楊政道齊王暕遺腹之
子定襄此蓋隋之定襄郡也治大和城
二月唐改官名

納言為侍中內唐以封德彝為中書令
令是矣然始居是職者乃姦邪誤國從
賊詭君之人耳

唐不能取而尸諸市反從而寵秩之
況中書令師長百

僚多矣以斯人為之其為是職之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

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及金剛皆走死
宋金剛戰

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
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逐

北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雷壁於此俟兵
糧畢集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眾心離沮

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
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

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
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

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
以眾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李世勳與戰小

求安漢中
陽縣也後
魏更名時
蜀浩州

唐高祖武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廿八

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其將其舊眾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為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復戰，眾莫肯從。亦走突厥。秦王之破劉武周，宋金剛與破薛仁果，宗羅睺方略一也。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唐以唐儉為并州道安撫大使，李仲文為總管。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金剛本起於上谷，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眾，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又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久之，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而使君璋統其餘眾。五月，夏人侵唐幽州，不克。擊實建德遣兵再擊破之。建德大將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柰何聽讒，自斬左右手？」唐立老子廟。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手。縣東南三十五里，兩峯對峙，東南峯有華池，今更名龍角山。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

前

前

七廟

其地

前

良

書法書老子
廟何譏誣也
故通鑑不書
綱目特書之
顯州見齊
武帝永明
五年

加以恩禮
帝義寧元
年

立廟。范氏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源，高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躋之於上帝。早天誣祖，悖道甚矣。發明唐信妖人之言，而六祖老子綱目止以立老子廟書之者，不予其祖之也。六月，顯州人殺唐行臺楊士林，以降于鄭。秋七月，唐遣

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初，王世充所部降唐者相繼。世

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舉家亡者四鄰皆坐誅。而亡者益甚。又以宮城為大獄，意所忌者并繫其家屬，繫者不下萬口。餒死者日有數十。至是，唐主議擊之。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七月，唐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秦王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三省曰：「此伊闕之龍門也。觀道元曰：伊水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故謂之伊闕。」春秋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

唐高祖武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廿九

守關塞即此。傳毅反都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關以達聰。是後武后居東都。數遊龍門正此地也。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陳於青城宮。世民亦置陳當之。今世以郊天齋宿大次為青城宮。其地當在都城之南。此青城宮若在洛城西北。按六典洛城西禁苑。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于其間。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胡氏曰。唐帝長安。鄭帝洛陽。迹其所以取之。未有大相過者。故王世充有隔水之問。而秦王所以答之者。語雖大而理不暢也。使唐初舉事。若湯伐桀。武伐紂。沛公誅無道秦。則其文告之辭。豈上如是而已乎。集覽。文告之辭。謂以大義作為文辭。以告曉其眾庶。如湯放桀。作湯誓。武伐紂。作秦誓。之。九月。鄭顯州總管田瓚以二十五州降唐。自是襄陽聲絕。唐攻鄭。轅轅拔之。

文告之辭 詳見春秋 左傳魯昭 公十三年 轅轅見秦 二世三年

拔之

秦王不疑 敬德

破王世充 濮州見周 安王五年

秦王世民遣王君廓攻轅轅拔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三省曰。隋志。滎陽郡管城縣。舊曰中牟。開皇間析置管城縣。後省內年入焉。隋改中牟曰內牟。時為管州治所。先是世充將郭士衡等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却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眾。未之有也。於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畱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遠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行視地形。可置陳處。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槩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鄭濮州降唐。初。王世充以邠元真為滑州行臺僕射。李密故將杜招慰才幹。迎入就坐。執而數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僚。不建毫髮之功。乃構滔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

蔚州見秦
王政元年

榮見梁武
帝普通六
年鄭城

出當沒切

必蒲結切

詩見漢獻
帝建安元

峽州見周
赧王三十
七年夷陵

荆門詳見
晉孝武帝
太康元年

分遂斬之遣人齎其首至冬十月夏王建德圍幽州高

黎陽祭密墓以濮州降唐

道因藝遣使降唐唐開道帥二千騎救之建德兵引去開

郡王建德帥眾二十萬復攻幽州兵已攀堞薛萬均萬

徹帥敢死百人從地鄭管榮汴州降唐李密之敗也楊

道出其背擊走之秦王世民逼洛陽慶潛遣人請降世

充以為管州總管秦王之民通洛陽慶潛遣人請降世

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時世充太子玄應鎮

虎牢軍于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却之

榮州刺史魏陸陽城令王雄汴州刺史王要漢皆來降

玄應聞諸州皆叛突厥處羅可汗死弟頡利可汗咄苾

大懼奔還洛陽

立初梁師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為

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旣亡集

覽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三省曰是年四月劉武

周敗亡天下將悉為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

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師都請為鄉導處羅從之

謀大舉入寇而卒立其弟莫賀咄設咄苾號頡利可汗

集覽突厥別部典兵者曰設莫賀咄其設之鄭遣使如

號咄苾其名也先為莫賀咄設今立為可汗鄭遣使如

夏乞師三省曰殷州治獲嘉此皆去年多事自是二國

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

夏中書侍郎劉彬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

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鄭地日蹙唐疆

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徐

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之老天

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

下可取也十二月鄭許亳等十一州降唐唐峽州兵

建德從之十二月鄭許亳等十一州降唐唐峽州兵

伐梁拔荆門鎮梁主蕭銑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

實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弟為將軍怨望謀作

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據郡降唐唐遣峽州刺史

許紹出兵應之紹即攻梁拔荆門鎮銑遣其將張繡攻

長沙景珍謂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

何為相攻三省曰引漢高祖殺功臣事以恐動繡不

應景珍欲走為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功驕

唐高祖武德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卅一

史言蕭銑將亡

三省曰西距宣城地按西子通宣城地按西能至嶺安哉

黔中黔州七年

辛巳

唐高祖武德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荆

橫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紹所部與梁鄭鄰接峽州北境接鄭之襄州東境接梁之荆資給遣之敵人愧感不復侵掠境內以安

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襲梁梁王法興走死是丹陽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杜伏威遣輔公祏攻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三萬省曰太湖在蘇州吳縣東南五十里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唐武德四年春正月唐黔州兵攻

梁拔其五州四鎮唐秦王世民擊鄭鄭主世充與戰

敗走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將之每戰自被

自被

玄甲帥之以為前鋒所向摧破敵人畏之屈突通將兵行屯集覽行屯巡視諸屯也猝遇王世充戰不利世民帥玄甲赴之

二月唐以趙郡王孝恭為夔州總管李靖

為行軍總管李靖說孝恭為夔州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靖為行軍總管委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為質唐秦

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為質唐秦

王世民敗鄭主世充於穀水進圍洛陽

穀水見漢三王邦二年注

民遣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唐主曰今取洛陽正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

物圖籍器械可悉收之子女玉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

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微幸一戰今日破之

後不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眾殊死戰散而復

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

克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

唐高祖武德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川二

咽音煙

趨与趣同

唐高祖武德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卅三

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建德新克海公。將驕卒惰。吾扼其咽。疾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潰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鞏在東都之東。一百一十里。時世民大軍。據都城西北。以臨世充。而圍之。故出兵向武牢。歷北邙。抵河陽。而趨鞏。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覘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游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於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凌敬之策善矣。當是時。洛城危急。秦王定計。而堅守之。蓋計日而收功。吾恐建德未得至。蒲州洛

洛陽城已

州洛

祭酒見新
莽始建國
三年

三省註士
皆坐列言
無闕志

薄其陳詳
見齊和帝
中興元年
薄之

城已破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謀告曰。建德伺唐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矣。五月。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而還。廣武。此西廣武也。故雷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馮智舒曰。牛口。峪名。在真定府臨城縣西二十五里。相傳昔有童謠曰。實入牛口。勢不得久。實建德為唐兵所破。走至此。果被擒。舊有實王廟在焉。置陳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三省曰。謂懼其衆也。世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囂。喧也。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所謂計。稽之也。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遂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於是大戰。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

唐高祖武德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卅四

克王世充

門闕見周
顯王十九

唐高祖武德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卅四

見之大潰。建德中，樂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曰：「即日散遣，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為擒，雖出終必無成。」世充乃素服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部分諸宮城，命房玄齡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朱粲等十餘人，斬之。初，秦王府屬杜如晦、叔父淹、事王世充，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餓幾死，至是淹當死，楚客請如晦救之，不從。楚客曰：「曩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刎，如晦乃為之請，淹得免死。秦王坐閭闔門，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建德餘眾走至洛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拒唐。僕射齊善行曰：「夏王英

武七

鬼音悔

武士馬精彊，一朝為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邪？今喪敗如此，必無所成。不若委心請命於唐，乃與裴矩曹旦帥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王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胡氏曰：「凌敬之策，誠善策也。然長安并州將帥自足以當建德，而汾晉蒲津，豈不戰所能下？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爾而秦王攻圍益急，世充其能不破乎？既破，世充北取建德，不過遲時月閒耳。又曰：蘇威罪固大矣，比之封德彝、裴矩、宇文士及之徒，不有閒乎？秦王能責蘇威而不能戮德彝等，反矣。」秋七月，唐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世充僕射豆盧行褒、蘇世長以襄州來降。集覽：豆盧，虜複姓。其先慕容氏，支庶燕王廆之族。其後有自勝者，降於後魏，為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案北人以歸義為豆盧，因氏焉。唐主與之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褒輒殺使。者既至長安，唐主誅行褒，而以世長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為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

唐高祖武德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卅五

馮智舒曰
鹿臺在衛
輝府淇縣
南陽社商
約所築以
衆天下之
財周書武
上散鹿臺
之粟卽此
長安見漢
高帝七年
吹尺偽切

唐高祖武德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卅五
殿煬帝之所為邪。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為耳。夏桀作傾宮，殫百姓之財，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唐主深然之。書法自晉元之篇，書趙以喬豫，和苞為諫大夫。至是垂三百年矣。於是復書，予唐也。前書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繼書李素立為侍御史。此書蘇世長為諫議大夫，皆予之也。與用士及德彝善果之時，又異矣。唐初之政，駁而不醇，類如此。終唐之世，書諫議大夫十蘇世長、魏徵等，孫伏伽、盧鴻、陽城、吳通玄、韋渠牟、劉栖楚、柳公權、鄭朗皆美也。唯吳通玄、韋渠牟為譏焉。唐秦

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

秦王世民至長安，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音律管壎之樂也。本北狄馬上之聲，漢以後以為鼓吹，亦軍中樂於馬上奏之。唐制鼓吹有五部，俘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詔赦世充為庶人，徙蜀。斬建德於市，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年。給與也。復除

啖統
五年
王四
十周

復除

蚰女六切

也。與免一年徭賦，陝虢轉輸勞費，幽州久隔寇戎，皆復二年。既而王竇餘黨尚有遠徙者，孫伏伽上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復徙之，使臣民何所憑依。且世充尚蒙寬宥，況於餘黨，所宜縱釋。唐主從之。世充未行，定州刺史獨孤修德矯殺之，詔免修德官。胡氏曰：王竇皆非唐之叛臣也，而世充事場不忠，致隋失天下，又弑恭帝而自立，淫刑以逞，虐及無罪，其罪為重，宜數其罪而戮之。而待建德以不死，則刑有章矣。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內省有疚與？省察也。疚，病也。自省有罪惡，其誅建德也，無乃畏惡其能與已而使人潛殺世充，豈所謂與衆棄之與？發明太宗英武蓋世，漢高光之儔，而王竇以盜賊之靡當之，宜乎折北不支。殆甚於摧枯拉朽之易也。或曰：太宗比高光孰優？曰：太宗弱冠起義，克長安，平羣盜，如反諸掌。兵鋒未嘗少，蚰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至此。使之處光武之地，固優為之。若遇漢高之事，殆恐未易言也。何則？漢祖起於亭長，首以誅無道秦為名，初無挾詐詭祕之術。固已高人一等。然入關未幾，卽制於項氏之手，退處巴蜀，乃能席卷三秦，聲羽大逆之罪，東向以爭天下。百敗而氣不折，卒能摧折慄悍之人而斃之，使太宗處此，其少年英銳

之氣恐未能如漢祖之隱忍。沈淮陰英彭輩皆不世之才。尤未易以籠絡駕御。而高祖使之如嬰兒。玩弄於股掌之上。彼薛杲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等。較其勇略。曾不及英彭之一二。況望項籍之萬分哉。此所以知其未易辦也。然天生英主。各適其時。要未容以槩論。惟建德世充之死。其是否則有可言者。世充誠有罪。然唐既受其降。則不可殺之。彼亦自謂罪固當誅。特秦王許臣不死。其辭為甚直。若建德則越境而來。又於陣擒之。戮之宜矣。一赦一誅。固非過也。若夫他時蕭銑既降而死。則唐始為濫殺矣。觀者又當以是攻之。書法陳之亡也。書俘陳叔寶。於是俘世充。建德以獻太廟。則曷為不以俘王世充。竇建德書之。不使建德列於世充也。故止書獻俘。然則世充書赦。何有罪也。建德書斬。不書誅。何。無罪也。有罪者赦。無罪者斬。唐之得失。見矣。唐初行

行開元錢

銖音殊

索魯猥切

鑪音爐

開元通寶錢。隋末錢幣濫薄。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索。集覽。十黍為索。十索為銖。八銖為鎰。二十四銖為兩。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言極停當也。遠近便之。置監於洛并幽益等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三省曰。賜以官鑪。

官鑪

也。鑪。冶也。餘盜鑄者。身死家沒。書法。唐自是錢幣凡七變。是年。高宗乾封元年。鑄乾封泉貨。二年。罷。肅宗乾封元年。鑄大錢。二年。更鑄大錢。上元元年。敕重輪。一當三十。寶應元年。大小錢皆當一。此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竇建德諸將居閭里。以法繩之。皆驚懼不安。會詔悉徵建德故將。於是范願高雅。賢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復王。即殺之。吾屬皆為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眾怒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居漳南。諸將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聚眾。襲縣據之。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洛州。魏冀定滄並置總管府。以淮安王神通為行臺僕射。發明楊廣有罪。故羣盜皆以起兵書之。今唐非隋比。胡為所書。如此。黑闥未為唐臣。既書竇建德故將。則無嫌於起兵。凡已平之國。其臣民有能舉事者。皆書

官吏以法

繩凡漢文

帝十四年

三省曰之

往也漳南

縣名舊志

屬具州漢

南縣於古。唐高祖武德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卅七。

東陽城與
秦二世三
年漳南不
同

鄒縣見隋
文帝大業
七年

秦王開館
廷賢

唐高祖武德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卅七

起兵如周平齊隋平陳之後往往有此類此綱目忠厚
待人許其臣民以不忘舊主之意也嗚呼仁哉書法書
故將何予義也建德之死唐為已甚故黑闥得以起兵
書而唐止書擊終綱目書故將七利幾公師潘陳安麻
秋張賀度劉黑闥鞏廷美惟利幾以故楚八月朔日食
將書反公師藩以成都故將書寇為譏辭

○劉黑闥據鄒縣唐遣兵擊之黑闥陷鄒縣實建德舊
人為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
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李玄通等擊之又詔
李藝引唐徐圓朗舉兵應劉黑闥初洛陽既平徐圓朗
兵會擊引唐徐圓朗舉兵應劉黑闥請降拜兗州總管黑
闥作亂圓朗與通謀唐主使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
城圓朗執之舉兵反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皆應
之圓朗自稱魯王厚禮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
降三省曰虞城縣屬宋州隋分下邑縣置時置東虞州
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以
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為念圓朗初色動乃笑曰盛將
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書法圓朗書唐矣應黑
闥則叛也曷為不以叛書黑闥之舉義也圓朗應之亦

之亦

義也於是降而復叛者皆書叛惟圓朗書唐括戶口○
舉兵所以予義也故世民之師止書擊

唐蠲太常樂工為民子孫相承多歷年所並蠲為民且
令執事若仕官入流勿更追集集覽入流杜佑通典曰

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上下自太師
始焉謂之流內後又有視流內唐因隋制又置九品自
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謂之流外其流外兵部禮
部舉人郎官得自唐淮安王神通擊劉黑闥敗績王神
主之謂之小選

通至冀州與李藝合兵與黑闥戰於饒陽乘風擊冬十
之既而風反神通大敗藝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

月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
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

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
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

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
集覽蓋姓也漢高時膠西有蓋公許敬宗為文學館學

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
唐高祖武德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卅八

玄齡薦如

唐高祖武德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卅八

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
 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登瀛洲言如昇
 僊也案瀛洲山名神僊居焉前書郊祀志蓬萊方丈瀛
 洲此三神山傳在渤海中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梅亦出
 為陝州長史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王佐之
 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
 之即奏畱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
 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宋人物致之幕府
 每令入奏事唐主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
 面談世史正綱曰世傳十八學士登瀛洲蓋本諸此是
 時高祖在御建成為太子固無恙也而高祖乃為秦王
 建置天策上將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
 之士彼自延其府僚各仍本官所謂記室參軍典籤之
 屬相與講學而論治可也君父在上乃舍其職名別立
 稱謂至形於丹青著為贊頌互相標榜欲何為哉昔漢
 武帝為疾太子立博望苑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
 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
 終也夫太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為之立苑通賓
 客謹微之君子猶以為非況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處
 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黨乎在太宗非遵養之

道在

卷之

李靖擊蕭

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
 其後建成兄弟互相傾奪太宗幾危而所以為太宗設
 謀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人遂至推刃同
 氣蹀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太宗為三代以後之令主
 而不免有慙德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奔
 亦或以此哉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
 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
 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二千餘
 艘東下銑果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屢破
 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三省曰北江百里洲在支江縣
 江中江水至此分流出百里洲此而東流者因謂之北
 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
 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曰彼救敗之師
 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江陵南岸即馬頭
 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
 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
 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
 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籍其用柰何棄以資

唐高祖武德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卅九

洞庭見周年安王十五

總練見漢孺子嬰初始元年

蕭銑降

音岐 丘弭切又 跋與企同

定州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唐高祖武德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卅九

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
 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
 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
 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規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
 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岑文本
 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
 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以
 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練布幘
 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
 城諸將欲大掠文本曰江南之民遭隋虐政重以戰爭
 跋踵延頸以望真主(集覽)跋舉也踵足跟也言舉踵而
 來(延頸)延引也言舒頸而顛望也是以蕭氏君臣決計
 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
 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
 梁將帥拒闕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
 宜使義聲先路當以義聲為王師之前導也彼為其主
 闕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於是城中安堵
 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孝恭送銑長安
 斬於都市以孝恭為荊州總管靖為上柱國賜爵永康
 縣公(三省曰永康縣名屬發州仍使之安撫嶺南先是

先是

銑遣劉洎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
 得城來降靖既度嶺所至皆下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
 所部來降桂州隋之始安郡以靖代之引兵下九十六
 州得戶六十餘萬(范氏曰)蕭銑故梁子孫因隋之亂保
 據荆楚欲復先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百
 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
 高祖誅之淫刑甚矣(胡氏曰)蕭銑志復舊業非唐叛臣
 唐若以文告之辭招而撫之再三不下然後用兵既服
 其人當矜其志胙以江南百里之國使奉梁祀則唐之
 德庶幾乎武王下車之政矣而以盜賊待之必殺之而
 後慊不仁甚矣(書法)於是斬銑都市則何以不書諱之
 也唐平諸國雖降鮮不殺者淫刑甚矣然仁果貪暴黑
 闥執降猶曰有以藉口故網目悉書之惟王行本蕭銑
 不書不忍書也其不忍何行本各為其主蕭銑自紀其
 敘皆既降矣而復斬十一月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
 之諱之者甚之也
 長安伏威於是盡有劉黑闥取唐定州總管李玄通死
 之劉黑闥執玄通愛其才欲以為大將玄通不可故吏
 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飲醉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

唐高祖武德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四十

幽州名見
漢光武建
武九年

黑闥復建
德舊境

相建漢元
帝見昭二

黎魏郡成
年見漢二

帝黎陽二
年黎陽二

衛黎陽二
年黎陽二

政黎陽二
年黎陽二

歌黎陽二
年黎陽二

唐高祖武德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四十一

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刀自刺而死。書法。唐起兵。於是四年耳。書死節者。已四人焉。劉感。呂子藏。張善相。李玄通。其為人心如此。唐之成帝業也。宜哉。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書死之者五。十四。詳漢孺子嬰。居攝元年。於是四書皆唐也。高開

道叛唐。自稱燕王。幽州饑。李藝告糴於高開道。許之。藝

栗開道悉雷之。告絕於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患。書法。書叛何。嘗降也。故入幽州。則書寇。綱目之。名分嚴矣。十二月。唐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

劉黑闥。初。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三省曰。以

官吏以應之。李世勣走保洛州。黑闥追擊破之。拔相黎衛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遣使北連突厥。將軍秦武通。程名振等。皆自河北道歸長安。乃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唐武德五年。漢東王劉。三國春正月。劉黑闥造元年。是歲。并。三國春正月。劉黑闥

黑闥

自稱漢東王。黑闥稱王。改元。都洛州。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

過三月。突厥遣使如唐。先是。處羅可汗與劉武周寇并羅不從。未幾。處羅病死。國人疑元瑋毒之。留不遣。唐又遣漢陽公瓌使。頡利欲令瓌拜。不從。亦留之。唐復遣使

乃遣使送元瑋等還。唐秦王世民破劉黑闥於洛水。黑闥奔突厥。秦王世民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退保洛

申世民取之。進軍肥鄉。肥鄉。縣名。漢魏郡。邯溝縣地。曹魏置肥鄉縣。屬廣平郡。武德初。屬紫州。去年廢紫州。以

肥鄉屬磁州。九域志。肥鄉在洛州東南三十五里。列營

洛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夜

宿沙河。時屬邢州。宋白曰。沙河即濁水也。水經云。濁水出

趙郡。襄國縣。西山。東過沙河縣。沙河在縣南五里。范成

大曰。臨洛鎮。東去洛州三十五里。過洛河三十里。至沙

河縣。二十五里。至邢州。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隄

鴻音虞

唐高祖武德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四十一

前十四

目稱

三省曰按
秦王之討
黑闥前後
接戰黑闥
之衆皆決
死確鬪特
秦王大展
方畧黑闥
智力俱困
而敗走耳
秦王之平
群盜黑闥
最爲堅敵

考異寇並
當作侵下
書突厥寇
并州亦同
之證寇皆
當作寇皆

益於黨於
浪二切

并州見秦
莊襄王二
年

唐高祖武德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四一

兵擊藝於鼓城。大敗鼓城。縣名。舊曰曲陽。後齊廢。隋開
皇間分置晉陽縣。後改爲鼓城。按水經註。下曲陽縣有
鼓聚。此因春秋鼓子之國。以名縣也。唐屬趙州洛水人
據城來降。馮智舒曰。洛水。縣名。本漢廣平國斥漳縣地。
隋置洛水縣。唐省入曲周縣。宋復置。尋廢。金始置威州。
治井陘縣。屬真定府。元徙威州。治於洛水。而縣屬焉。至
正間。廢縣以州。屬廣平路。本朝初。降州爲縣。改屬廣
平府。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
引兵救之。不得進。恐君廓不能守。行軍總管羅士信請
代君廓守之。世民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
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急攻。會
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
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世民復拔洛水。與藝營於洛水
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李世勣逼其營。高雅
賢出戰。敗死。黑闥運糧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沉其舟。
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
使人堰洛水上流。黑闥果帥步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
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
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
守吏決堰水大至。衆遂潰。黑闥與范願等奔突厥。山東

山東

悉夏六月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
書法黑闥前書起兵

此其書寇何引狄亂華不可以不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

擊徐圓朗杜伏威入朝于唐
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振淮泗。杜伏威懼。

遂請入朝。世民以淮濟略定。使淮安
李子通叛唐。伏誅。

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既來。江東未定。往收舊兵。
隋漢大功可立。遂相與亡走。至藍田。爲吏所獲。伏誅。

陽太守馮盎降唐
盎承李靖檄。以所部降唐。以其地爲管。先是或說盎宜効趙佗。稱王。盎曰。吾家居此。爲牧伯者。五世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爲先人羞。敢効佗乎。

遂降唐。嶺八月突厥寇并州唐遣鄭元壽如師頡利引

兵還
突厥頡利可汗將十五萬騎入鴈門寇并州。命太子元壽曰。戰則禍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

鄭元壽曰。戰則禍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

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

唐高祖武德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四二

壽音孰

頭音以

浩胡老切
見上聲

淮陽見周
七年陳三十

黑闥兵復

唐高祖武德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四二

來臣愚以為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主從之。襄邑王神符。汾州刺史蕭顛。連破突厥三千餘級。乃遣鄭元壽詣頡利。責以負約。頡利頗慙。元壽因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還師修好。坐受金幣。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壽自義寧以來。集覽。義寧。隋恭帝侑年號。五使突厥。幾死者焉。冬十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敗沒。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敗沒。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曰。道玄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効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三省曰。史書秦有天命。發明前書命。秦齊二王擊黑闥。繼書秦王破黑闥。則成功者秦王也。至此上書遣元吉。而下書道玄敗沒。則元吉受任為無功矣。唐祖是時。蓋默忌秦王功高。而猶幸餘子有功。足以敵之。初。不料元吉之不能勝任也。觀者以是察之。

則得

則得

則得

則得

則得書法。楚王林士弘卒。其眾遂散。初。蕭銑之敗也。散軍勢復振。至是。攻循州不克。其將王戎以南昌州士弘懼。三省曰。南昌州。是年以洪州建昌縣置南昌州。士弘懼。亦請降。復走保安成山。洞袁州人相聚應之。安成。吉州。安復本吳所置。安成縣也。唐後改為安福。馮智舒曰。袁州。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屬吳。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為豫章郡地。孫吳及晉兼屬安成郡。隋於宜春縣置袁州。因袁山為名。大業初。改為宜春郡。唐初。復置袁州。屬江南道。開元間。屬江南西道。天寶初。復為宜春郡。乾元初。仍為袁州。宋因之。元改置元州。路本朝改為袁州府。隸江西道。洪州總管若干則。擊破之。集覽。若干。虜複姓。則其名也。會。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劉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洛州。齊王元吉不敢進。而太子建成請行。故遣之。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喜。酒色遊畋。齊王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諂

唐高祖武德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四三

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
 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
 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
 令秦齊王教集覽太子之命謂之令秦王齊王之命則
 謂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
 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
 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唐主唐主
 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
 教非復昔日也胡氏曰太子令二王教與詔敕並行
 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
 邪房杜諸人亦無所警發何也高祖不知其不可而辭之
 謂秦王為書生所教可謂易其言矣○秦王每侍宴宮
 中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歔欬流涕
 唐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春秋高宜相娛樂而秦王如
 此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子必無子遺矣皇
 太子仁孝陛下以妾子母屬之必能保全唐主為之愴
 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元吉日親矣
 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三省曰太子左春坊左庶子
 為之長掌侍從贊相敷正啓奏中允為之貳洗馬漢官
 掌前馬唐為司經局長官掌四庫圖籍繕寫刊緝之事

建成元占
傾秦王

之事

民

唐六

申生伐東
 山詳見春
 秋左傳魯
 閔公三年
 能為太伯
 詳見漢後
 主延熙十
 五年太伯
 順父之志
 東海王詳
 見漢光武
 建武十九
 平皇太子
 為東海王

唐六典曰後漢太子官屬有中允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其後無聞唐始置太子中允亦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
 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
 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以大軍臨之勢如拉
 朽殿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
 安於是太子請行范氏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
 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
 而勉太子以孝里克春秋晉大夫君子曰善處父子之
 閒矣王魏輔導東宮當勸建成以孝友則儲位安矣秦
 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為太伯不亦善乎
 乃使建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
 禍亂何從而息乎以王魏之賢猶如此況庸人乎胡氏
 曰人之大倫有父子君臣之閒變而不失其正矣丘濬曰
 力請而去則父子君臣之閒變而不失其正矣丘濬曰
 唐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秦王之使無秦王高祖且
 不得安其祿位保其身家況有天下之大哉高祖有言
 今日破家滅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是則唐三百
 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特
 盡召建成明諭以其基業所由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
 今日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

之漸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遐阻之地世民苦遜則質以至誠察其口衷之言至再至三表裏無背始終無間然後定儲貳之位必至於兩全而後已則父子之道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分定而國家安於磐石矣發明昔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冢嗣奉社稷之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不免今建成已正儲極胡為復使之擊賊是舉非但王魏失謀蓋亦出於高祖之意將使建成立功以敵秦王耳殊不知太子本以嫡長次序而立豈論有功與否正使殄平黑闥其功亦豈能及秦王之一二此則胥失者也夫晉獻公欲疎其子故使之將兵而唐祖欲私其子乃使之擊賊雖所見不同要皆私欲蔽之是固二君之過也是以綱目於此不書太子請擊黑闥而以唐遣為文言遣則責有所歸而太子輕棄君親失其所職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

唐封宗室道宗為任城王

道宗為靈州總管梁師都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遣郁射設入居故五原

(三省曰)五原縣名屬鹽州武德初寄治靈州故地為突厥所居杜佑曰鹽州西魏五原郡地漢五原縣城在今

榆林

任城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

魏州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莘疏臻切

响許御切

今

長

榆林郡界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斥地斥開拓也唐主以道宗武幹立為任城郡王(書法)於是唐宗室封王多矣不書書

十二月唐魏州總管田畱安擊劉黑闥破之

劉黑闥擁兵而南河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畱安不下黑闥攻之畱安奮擊破之獲其莘州將孟柱(三省曰)莘州魏州莘縣隋開皇開置莘州大業間廢唐復置降六千人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畱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臥內謂吏民曰吾與爾曹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戒曰田公推至

唐太子建成

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卒收其用

兵至昌樂劉黑闥亡走

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軍至昌樂縣屬平陽郡今縣西古城是也隋廢縣入繁水武德初復置仍築今治所劉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言亡命者先書其名處以死罪也故齊王之來雖有詔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眾多亡降黑闥遂

唐高祖武德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四五

與數百騎道去

唐武德六年。是歲。

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

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從

者纔百餘人。餒甚。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

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於洛州。黑闥臨刑。歎曰。

我幸在家鉏菜。為高。二月。唐平陽公主薨。平陽昭公主

雅賢輩所誤至此。班劍。武賁。甲卒。以葬。三省曰。班劍。班列也。持劍成列。夾

道而行也。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唐主曰。鼓吹。軍樂也。

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兵以輔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

書法。公主卒。未有書者。此其書薨何。特筆也。其特筆何。

與於起義者也。非他公主比矣。故書薨。綱目自戰國分

王外。其書薨者。非不成君廢帝。廢后。則謚為帝。為后者

也。不然。則帝母也。有大功公主也。唐徐圓朗走死。其地

會昌以後。方鎮大臣。有書薨者。誤也。皆入于唐。林邑遣使入貢于唐。

初。隋破林邑。分其地。為三郡。三省曰。二郡。

索同以十二州降唐。唐前洪州總管張善安反。夏

唐以裴寂蕭瑀為僕射。楊恭仁封德彝為中書令。高

開道寇唐幽州。敗走。六月。苑君璋奔突厥。高滿政以

馬邑降唐。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

為寇。良以馬邑為之中。頤故也。集覽。頤。置也。以馬邑為

中。途頓糧之城也。請以勇將戍。亭城。亭城。本漢鴈門郡

亭縣。屬并州。案并州。今太原府是。亭州。隸焉。輿地要覽

書法。書其。君何。成黑。闥之。為漢。東王也。網。目予義。故。黑闥之起。兵書故將。唐攻之。書。擊其彼。執。也。書其君。考異提要。薨作卒。按。綱目唯大。妃書薨。昔。妃公主。並。書卒。此常。

未癸

三郡

長

北景

從提要為

正十二軍見

考證寇當

馬邑見漢

高帝六年

亭音郭

岐州見周顯王八年

吐谷渾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拓音託

趙郡王孝恭雄才大

朔州見漢高帝六年馬邑

數蘇口切

唐高祖武德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四六

高滿政因眾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殺突厥戍兵而降君璋復與突厥寇馬邑滿政與戰破之遂以滿政為唐岐州刺史柴紹擊吐谷渾敗之

先是吐谷渾寇洮泝二州遣柴紹救之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眾大潰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

拓反初杜伏威與公拓友善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拓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為之副公拓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雄誕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在京師柰何無故自求族滅乎公拓殺之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於丹陽國號宋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拓授首之徵也

冬十月唐殺其崞城總管劉世讓突厥惡世讓為已患遣其臣曹般陀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為亂唐主信之殺世讓籍沒其家三省曰

三省曰

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突厥用閒高祖遽信之而殺干城之將不明甚矣

唐朔州殺其總

管高滿政降突厥初唐主遣將軍李高遷助高滿政守

滿政出兵禦之一日戰十餘合會突厥求婚于唐唐主

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也頡利欲解兵義成公主固請

攻之馬邑糧盡救兵未至右虞候杜士遠馬智舒曰虞候官名春秋時晉有候正主斥候又有原候候奄則虞

候之名蓋因北齊晏子云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本山澤

望候之名蓋因北齊晏子云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本山澤

不免殺滿政以降突厥復唐置屯田於并州突厥數為

請和親乃以馬邑歸唐

唐置屯田於并州突厥數為

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

擾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相問難於唐主前

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

十二月唐安撫

使李大亮討張善安執之初輔公拓之反與張善安連

輔公拓善安遣刺客殺之至是李大亮擊善安於洪州

隔水而陳遙相與語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

唐高祖武德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四七

為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入其陳，執手共語。善安大悅，遂許降。既而善安詣大亮營，大亮執之。善安營中聞之，將攻大亮。大亮遣人諭之曰：總管自言赤心歸國，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故畱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眾遂潰去。送善安於長安，赦其罪。及公祐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七年 是歲高祖開道 **春正月**置大

中正 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封

高麗王建武為遼東王 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索

高麗 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前後萬數。至是又請頒曆。乃遣使冊封之。 **置州縣鄉**

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書法

自魏書立郡學。宋丙午年至梁武始置州郡學。已酉

年隋文遂有廢州縣學之書。仁壽元年於復置州縣

學。而并立鄉學焉。鄉學立。而後庠序滿天下。及開元之

盛。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則天下無 **帝詣國子學釋奠**

無學之里矣。玄宗開元二十六年

釋奠

于先聖先師 魯幸孔子宅。綱目變文書詣以示尊崇先

聖之意。臣前已論之矣。今國子學乃諸生講肄之所。前

史皆書曰幸。綱目何為亦以詣書之。蓋國子學雖有諸

生。而先聖先師皆在其中。此其為禮固非其他臨幸之

比。是以綱目上書詣國子學。而下書釋奠于先聖先師。

其義甚明。況幸學之說。出於漢唐。而不出於三代。今唐

之高祖。當開創之初。首能舉行是禮。綱目書之。亦足見

崇尚之意。其視隋人廢黜學校者。殆不可同年而語。君

子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後太宗貞觀十四年。書詣

國子監。其義亦同矣。書法學書視恒也。此其書詣

校曰臨。曰
視。據漢延
熙十九年
書魏主髦
視學。晉隆
和元年。書
秦王堅臨
太學。皆不
書詣。此條
或當作視
釋奠。見梁
武帝天監
十七年
三省曰。及
覆高開道
既降而復
叛。自知有
及覆之罪

道選勇敢數百人。謂之假子。常直閣內。使其將張金樹

杜伏威章
丘人詳見
隋煬帝犬
業九年武
考異按武
德二年書
杜伏威降
唐以爲
和州總管
未嘗書封
杜伏威爲
吳王疑漏

梁以出。乃帥其黨攻開道。假子將禦之。弓弦皆絕。刀槩已失。爭出降。開道知不免。乃自殺。金樹悉收假子斬之。遣使來降。以其地置媯州。以金樹爲北燕州都督。三省曰北齊置北燕州。本治懷戎。唐旣以懷戎之地置媯州。又以北燕州都督。吳王杜伏威卒。輔公柘之命。以令其衆之名。寵金樹也。公柘平。詔追除伏威名。沒其妻子。三月。初定官制。以太宗卽位。知其寃。赦之。復其官爵。中書祕書殿中。內侍。爲六。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乃漢九寺名也。案唐志。一曰太常寺。二曰光祿寺。三曰衛尉寺。四曰宗正寺。五曰太僕寺。六曰大理寺。七曰鴻臚寺。八曰司農寺。九曰太府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詹事。東宮官之尊者。正三品。上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及兩坊。三寺。三省曰兩坊。門下坊。典書坊。三寺。家令。寺。率更寺。僕寺。十率府。集覽。十率府。唐東宮六率。一曰左右率府。二曰親勳翊府。三曰左右司禦率府。四曰左右清道率府。五曰左右監門率府。六曰左右內率府。又有前後左右四率。太子出。則前衛率導在前。黃麾外左。

黃麾

外。左右二率。從挾導輿車。後衛率。從在烏皮外。並帶刀。執戟。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三省曰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特進。正二品。光祿大夫。從三品。正議大夫。正四品。太中大夫。從四品。上。祿大夫。從四品。下。中散大夫。正五品。上。朝議大夫。正五品。中。朝議大夫。從五品。上。朝議大夫。正五品。下。朝議大夫。從五品。下。朝議大夫。正六品。上。承議郎。正六品。下。奉議郎。從六品。上。承議郎。正六品。下。奉議郎。從六品。下。承議郎。正七品。上。宣德郎。正七品。下。宣德郎。從七品。上。宣德郎。正七品。下。宣德郎。從七品。下。宣德郎。正八品。上。承奉郎。從八品。上。承奉郎。從八品。下。承奉郎。正八品。下。承奉郎。從八品。下。承奉郎。正九品。上。鄧仕郎。正九品。下。鄧仕郎。從九品。上。鄧仕郎。正九品。下。鄧仕郎。從九品。下。鄧仕郎。正九品。下。鄧仕郎。從九品。下。鄧仕郎。官驃騎大將軍。從一品。輔國大將軍。正二品。鎮軍大將軍。從二品。冠軍大將軍。從二品。懷德大將軍。正三品。上。懷德大將軍。從三品。上。懷德大將軍。正三品。下。懷德大將軍。從三品。下。懷德大將軍。正三品。下。懷德大將軍。從三品。下。懷德大將軍。軍正三品。下。雲麾將軍。軍正三品。上。雲麾將軍。從三品。上。雲麾將軍。正三品。下。雲麾將軍。從三品。下。雲麾將軍。軍正三品。下。忠武將軍。軍正三品。上。忠武將軍。從三品。上。忠武將軍。正三品。下。忠武將軍。從三品。下。忠武將軍。將正四品。下。宣威將軍。軍正四品。上。宣威將軍。從四品。上。宣威將軍。將正四品。下。宣威將軍。從四品。下。宣威將軍。將從四品。下。定遠將軍。軍正五品。上。定遠將軍。從五品。上。定遠將軍。將從四品。下。定遠將軍。從五品。上。定遠將軍。唐高祖武德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四九。

變悉協切
和也

書	自	馬	論	騎	驍	上	車	上	上	國	尉	尉	校	節	翊	下	品	五	正
省	漢	之	道	尉	騎	騎	都	護	柱	至	從	正	尉	校	麾	致	下	品	五
是	以	職	經	視	視	都	尉	軍	國	武	九	九	從	尉	校	果	振	下	五
政	來	也	邦	正	視	尉	視	視	視	騎	品	品	八	正	尉	校	威	昭	品
出	失	司	變	七	正	視	正	正	正	尉	上	上	八	尉	尉	尉	校	武	品
於	之	徒	理	品	六	正	四	三	二	十	陪	仁	品	七	正	尉	尉	校	品
二	而	主	陰	一	品	五	品	品	品	等	戎	勇	上	品	七	正	尉	尉	品
也	唐	民	陽	轉	三	品	五	七	九	為	副	副	宣	品	品	品	尉	尉	品
既	不	司	故	為	轉	轉	轉	轉	轉	一	尉	尉	節	上	上	上	尉	尉	品
有	能	空	不	武	為	為	為	為	為	勳	歸	懷	校	致	致	致	尉	尉	品
尚	革	主	以	騎	飛	飛	輕	護	護	官	德	化	尉	果	果	果	尉	尉	品
書	也	士	一	尉	騎	騎	車	軍	軍	三	執	執	尉	校	校	校	尉	尉	品
省	且	皆	職	視	尉	尉	都	視	視	省	戟	戟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品
又	既	六	名	從	視	視	尉	從	從	曰	長	長	司	尉	尉	尉	尉	尉	品
有	三	卿	官	七	從	從	視	三	三	勳	上	上	戈	尉	尉	尉	尉	尉	品
九	公	之	太	品	六	六	從	品	品	級	從	從	從	尉	尉	尉	尉	尉	品
寺	而	任	尉	范	品	品	五	八	八	十	九	八	八	尉	尉	尉	尉	尉	品
是	非	掌	掌	氏	二	二	品	轉	轉	有	品	品	品	尉	尉	尉	尉	尉	品
政	三	武	武	曰	轉	轉	四	為	為	二	下	下	下	尉	尉	尉	尉	尉	品
出	公	大	大	三	為	為	六	上	上	轉	陪	陪	陪	尉	尉	尉	尉	尉	品
於	也	司	司	公	雲	雲	轉	輕	輕	為	戎	戎	戎	尉	尉	尉	尉	尉	品

出於

擊詰結切

考異據上
射輔公祐
反此當書
誅誤作斬

拓音託切

鍊蘇果切

袁莫候切

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衆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如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未見其可也。胡氏曰。國學之地。重矣。夫豈與他官府有司比也。而次于匠監之下。非失之降內侍。于寺監之下。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政之階矣。趙郡王孝恭。克丹陽。斬輔公祐。先是公祐遣其將替矣。趙郡王孝恭。克丹陽。斬輔公祐。馮慧亮等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三省曰。博望山。天門山。在宣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又名娥眉山。夾江對峙。東曰博望。西曰梁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三萬屯青林山。水經注。即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禹貢所謂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為湖。湖西有青林山。又今當塗縣東南有青山。仍於梁山連鐵鑠。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趙郡王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渡淮。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皆曰。慧亮擁彊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靖曰。今此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兵亦不少。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李靖此議與長孫無亮等。唐高祖武德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五十一。

忌安市之議略同。然李靖決勝而太宗無功。又安市班
 師靖咎其不能用道宗之策。此用兵之所以難也。慧亮
 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拓立計使之
 持重。以老我師耳。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
 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
 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遇大軍與戰。大敗。此左傳楚五
 大夫破吳師。以滅舒鳩之故智也。乘勝逐北。兩戍皆潰。
 公拓棄城走。至武康。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改爲
 未康。又改爲武康。屬湖州。在州西南一百
 七里。爲野人執送丹陽。梟首。江南皆平。夏四月。頒新
 律令。比開皇舊制。增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
 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
 集覽。八爲口分。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
 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風土不同。故其宜亦異也。皮
 帛之細曰綾。繒如麥。絹曰絹。絲經。泉緯曰絕。經緯皆泉
 曰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唐用人力。歲二
 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則日收綾或絹或絕或布三尺。
 是之謂庸。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
 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

租庸調法

絕始移切

相音娟

傭通作庸

三省註九
等上中下
各有三等
也

免調

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
 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
 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
 生。爲黃。黃。謂緹幼髮黃也。四歲爲小。小。謂細弱也。十六
 爲中。中者。謂上下通也。二十爲丁。丁者。當也。當強壯之
 時。六十爲老。老。謂上下通也。而免。解云。甲子一周。血氣已衰。故
 免放之。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
 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無憾者。
 也。唐之法。蓋庶幾焉。然爲治者。唯能省力役。薄稅斂。務
 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
 立。富者不得兼之。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
 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胡氏曰。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
 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美政也。然古之仕者。世祿。故
 仕則不稼。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則此制將有不可
 行者。必也。仕者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則有祿。以
 酬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必有大罪。然後收
 其田里。如此。則不得爭利之。六月。慶州都督楊文幹反。
 遣秦王世民討平之。世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
 法可行。而廉恥之風益勸矣。

慶州見周
顯王四
二年義渠

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騎三百置諸坊，（集覽）突騎言其驍銳，可以衝突敵。人又私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至是，上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又使人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上聞之，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上怒不解。置之幕下。（三省曰）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以兵守之。文幹遂發兵反。上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効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營解罪於外。上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王珪、韋挺、杜淹，並流雋州。文幹陷寧州，世民軍至，其黨殺之。傳首京師。（范氏曰）建成擅募兵甲以危君父，其罪大矣。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惑於姦臣之計，牽於妃嬪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皆高祖不明之過也。（發明）文幹之反，事連建成。綱目書之，分注載之。

雋州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雋

載之

高祖是時若能按其罪而黜之，則秋閏七月突厥入寇。無他，日尤弟相殘之禍矣。惜哉。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

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所征無敵。奈何為此以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願假數年之期，臣請係頰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討之。事平之。」

命韋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仁壽性寬厚，後猜嫌益甚。死，（二省曰）史言韋仁壽論刑人自以為不寬，時西南夷內附，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上聞仁壽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馬智舒曰：南寧州本漢益州郡味縣地。唐初於此置南寧州，後沒於蠻。元初置千戶所，隸磨彌部。萬戶至元中陞南寧州，後改為南寧縣。本朝因之。

秦王志滅突厥
建成譖秦
王
幽州見漢桓帝延熹四年

唐高祖武德七年

西海河見
隋文帝開
皇十七年

頓通作鈍

結思廉切

秦王責突

羣音西
兕詳子切
突厥請和

唐高祖武德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五二

為曲靖軍民府治所仍屬焉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
至西海河周歷數千里蠻夷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
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令八月突厥受盟而
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各遣子弟入貢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
還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飢疲器械頓弊
(集覽)頓不結利也史記賈誼策芒刃不頓朝廷以為憂世民與虜遇
又前漢書賈誼策芒刃不頓朝廷以為憂世民與虜遇
於幽州二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元吉懼不敢出世
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
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聞獨出與我聞若以眾
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頓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三省
曰)頓利素服秦王神武恐其以百騎挑戰而及大兵四
合以擊之故不敢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
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古者
盟誓質諸天地山川鬼神歃血而已後世有對神立誓
者有禮佛立誓者始有香火之事突利亦不應秦王以
此疑頓利之心突利恐因此為頓利所疑故亦不敢應
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頓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
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渡我但欲

與王

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兩益甚世民謂諸
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
用吾屋居火食刀樂犀利(集覽)犀利也前漢音鬼錯傳器
不犀利顏師古注云古以犀兕皮為鎧甲故謂堅曰犀
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
突厥大驚世民又遣人說突利頓利欲戰突利不可乃
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為兄弟世民
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為後突利先來降張本(書法)
書受盟何非請也何以知其非請史稱世民又遣人說
突厥則不欲戰之意在我矣綱目書曰受盟不以外加
內也書外盟始此盟例四請盟早辭也受盟順辭也與
盟降辭也來盟仇辭也終綱目書外盟五年武德九年
年代宗永泰元年德宗真元三年穆宗長冬十一月以
慶元年書受盟者二是年代宗永泰元年冬十一月以
裴矩權侍中(馮)智舒曰侍中官名環濟要略曰古官也
秦漢為侍中徐堅初學記曰秦取古官置本丞相史也
丞相使史五人來往殿中奏事故謂之侍中後魏始為
樞密之任梁又以為宰相職事唐侍
中與中書尚書二令並為真宰相矣

唐高祖武德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五三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三十八

昂五十三卷一

